

契丹萧太后



下

王占君著

出版社



契丹萧太后

上

王占君 著

華 夏 出 版 社

1992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封面题字:赵朴初

文中插图:赵志田

封面设计:沈青

责任编辑:新开颜

契丹萧太后

王占君 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51千字 插页4

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1001—42000册

ISBN7-80053-989-X/1·252

定价: 9.15元

(共二册)

辽景宗之妻、圣宗之母萧绰，字燕燕，史称承天后。她辅佐病弱的景宗，决断军国大事十四年，又监护年幼的圣宗，临朝摄政二十七年，对辽代的有效统治长达四十年，是可与则天武后类比的契丹女皇。她主张革新，倾向汉化，使辽朝在她治理下达到鼎盛时期，是辽代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代女杰。本书从高度的历史真实出发，加以合理的艺术虚构，再现了这位契丹女皇金屋红粉铁马戎车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
作者序语

主要人物表

辽穆宗耶律璟	大辽第四代君主
辽景宗耶律贤	世宗次子,公元 969 年穆宗被弑后即位
辽圣宗耶律隆绪	景宗之子,12 岁登基
萧 绰	小字燕燕,景宗皇后,圣宗之母,史称承天 皇太后
萧思温	侍中。萧绰之父,景宗即位后升任北院枢密 使兼北府宰相,又加封为魏王
韩德让	将军。与萧燕燕相爱。后封为南北两院枢 密使、大丞相、齐王
韩匡嗣	韩德让之父。景宗即位后封为燕王
萧海只	萧思温养子
素 素	萧燕燕大姐
丽 丽	萧燕燕二姐
高 勋	南院枢密使
女 里	飞龙使
齐王曷撒葛	穆宗二弟
宋王喜隐	
宁王只没	
荆王道隐	
阿 钵	齐王亲信护卫
勿 答	宋王府护卫
耶律斜轸	北院枢密使
萧达凛	卫军司徒,大将

安臣霸	平州辽兴军节度使
耶律休哥	兵马都统
萧默里	主帅，蔚州都部署
耿绍忠	副帅
李存璋	大将
许彦钦	大将
大鹏翼	翼州防御史

宋太宗赵光义

宋真宗赵恒

寇 准	宰相
潘 美	云、应、朔州都部署
杨 业	云、应、朔州副都部署
杨延昭	将军，杨业长子
贺怀浦	老将
田重进	元帅
曹 彬	幽州路兵马都部署，宋太宗伐辽十万大军 统帅
崔彦进	雄州路兵马副都部署，副元帅
贺令图	大将
史 珪	大将
刘知信	大将
田 斌	大将
郭守文	大将
范廷召	副将

敢出，默默祈祷菩萨保佑躲过这场灾难。

院心，一武将在吩咐手下：“杜副帅少时就来这里休息，快烧好洗脚水以备使用。”

一士兵来柴屋抱柴草，赵氏嘱咐两个孩子千万别动别出声。白柳听见士兵走进，浑身止不住像筛糠一样发抖，柴草也就窸窸窣窣响个不停。

士兵见状，诈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！快出来，不然我这刀就插进去了。”

其他士兵也都闻声过来查看，并同声诈唬：“快滚出来！不然放火了。”

“别，别！”白柳已是吓坏，战战兢兢爬出来。

士兵喝问：“还有谁？”

“姑妈和表妹。”

于是，赵氏和红叶都被搜出来。两个女人一露面，士兵们立刻如猫儿见腥如狼似虎扑上去。几个人扯一个，互相扭打在一起。

抱草的士兵未把红叶抢到手，不服气地叫喊：“你们滚开，是我发现的，应该先让我。”

“等老子快活够了再说。”另一士兵岂肯相让。

两伙人扭打到院中，武将怒喝一声：“都住手！”

士兵们都老实了，一个士兵讨好地把红叶推到武将面前：“请将军先受用。”

灯笼移近，照见红叶亭亭玉立的身材，秀丽俊俏的五官，虽说尚未成年，但已光彩照人。武将连连点点头：“押进房内，等会让她侍候杜副帅。”

人痴迷。再展歌喉，唱一支《蝶纷飞》，声遏行云，耳畔一新。又献一舞《醉花丝》，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。更有丹青妙笔，顷刻间画出一幅仿辽东丹王耶律倍的《猎雪骑》，惟妙惟肖，足以乱真。

喜得宋太宗合不拢嘴：“想不到番帮北国，胡地寒天，竟能诞育出这样丰姿绝代多才多艺的美人，朕后宫佳丽与之相比，俱暗淡无光矣。”

“圣上洪福齐天，此战直捣临潢，一统华夷，锦绣山川骏马美女，俱为万岁所有。”潘美暗中高兴，心机没白费，博得了宋太宗欢心，仍不忘拍马屁。

夜宴之后，宋太宗要和红叶共寝。不料这柔弱的少女竟暴烈得像一头雄师：“不，我不！我决不！”

宋太宗这皇帝的威权岂肯放弃：“红叶，我的话便是圣旨，是谁也不能改变的。”

“反正我不！”红叶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护住自己身体。

宋太宗呈现怒色：“你若不从便是抗旨，抗旨便是死罪，朕要将你和白柳一同砍头。”

“那你就一起杀死我们好了。”红叶宁死不从。

宋太宗暂时妥协了，因为他舍不得红叶。不久，高粱河大战，宋军在辽国两员大将耶律斜轸、耶律休哥左右夹击下，全线溃败，宋太宗只身逃出，至涿州窃得一辆驴车才得以代步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叮嘱潘美，一定要在乱军中找到红叶，火速送到开封宫中。

潘美果然不负宋太宗厚望，不只寻到了红叶，而且连白柳一同带到了京城。对色艺双绝的红叶，宋太宗几乎旦夕难离，

“你想不想经常见到红叶？”潘美又问。

“这？”白柳害怕对方是试探，“我不敢痴心妄想。”

潘美干笑几声：“莫要说谎了，我岂不知你的心，今日本帅要成全你，使你与表妹能时常见面。”

“潘大帅，此话当真？”

“岂有戏言。”潘美又冷笑一声，“不过你要受些皮肉之苦。”

白柳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两个太监就将他按倒扒去裤子实施净身。按常规，男人做太监净身都在孩提时代做，那时生殖系统尚未发育，较为容易，而且伤口恢复也快。如今白柳年已十六，基本长成，一刀下去痛得他心如刀绞，死去活来。按理说完全可以给他服用麻药后在他昏迷中动刀，可是宋太宗恨他占有了红叶之心，意欲以此来发泄一下怨恨，白柳才遭此大难受此痛苦。

一个月后，白柳伤口痊愈，潘美又来到他身边：“怎么，一定是渴念红叶吧，今日带你去相见。”

白柳默默跟在后边。

潘美边走边问：“你净身做了内监，见了红叶该如何解释呢？”

“我，是……”

“告诉你的话难道忘了？”

“小人记下了。”

“如胆敢乱说，小心你兄妹二人的狗命！”

永乐宫中，红叶绝食已进入第三天，身体非常虚弱。珍馐美味摆在案头，她硬是不看一眼，宫女们的劝解全都无济于

事。

宋太宗倒背手踱进来，脸上挂着狡黠的笑意：“红叶，须当珍惜你的花容月貌呀。”

红叶置若罔闻，她已经不抱希望了。自从半月前应该与表兄见面而未见，她就猜测表兄被害了。宋太宗再三声明白柳未死，只是身染重病，要他耐心等待。红叶初时半信半疑，后来便彻底绝望了，并决心以死殉情，于三天前开始绝食。所以她对太宗之言只当耳旁风。

太宗踱到床边，不无心疼地说：“看你脸色蜡黄，腰肢瘦损，自己同自己过不去这又何苦呢。快起来梳洗一下，吃点东西，也好有精神见你表兄。”

红叶一言不发。

潘美进来启奏：“万岁，白柳带到。”

“好，带进宫与红叶相见。”

白柳慢腾腾入内，见红叶躺在病榻上，怯生生地叫了声：“表妹。”

红叶一把拉住他的手：“表兄，我们相会该不是在梦中？”

“这是真的，”白柳怕红叶做出过分的举动，有意提醒，“你看，万岁，潘大人都在身边。”

红叶又打量片刻，判明这并非梦境，挣扎坐起扑入白柳怀中：“表兄，你让我想得好苦呀！”

白柳吓得扶红叶躺下：“表妹，今后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。”

红叶这时才注意到白柳一身太监打扮：“表兄，你为何如此装束？”

“我，我，”白柳羞于启齿又不得不说，“我净身做了太监。”

“你？”

“表妹，不这样又怎能经常见面。”

“天哪！”红叶昏厥过去，好一阵才醒过来，“表兄，你太不该如此呀。”

“表妹，你骂我吧，恨我吧，我今生对不起你，只有期待来世了。”

“表兄，别说了，你这样做还不是为了我，我该死呀。”

白柳想起潘美嘱咐的话，不愿说又不敢不说：“我为能与你时常见面，已狠心剪断情根，表妹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。”

“这样活着，生不如死。”

“蝼蚁尚且贪生，我们活着总有见面哪。”

潘美感到白柳该说的都说了，便分开他兄妹：“白柳，你表妹还需进食将息，先退下吧，以后不愁见面机会。”

白柳被带出门时又情殷意切地叮嘱：“表妹，要吃饭，要活下去。”

人们都散去后，红叶又不言不语沉思了多半日，她猛地坐起来呼唤宫女：“来，我要用饭。”

几天后，红叶、白柳二人在宫墙角落里相见。红叶情意缠绵，依偎在白柳怀抱：“表兄，愿我们一如既往地真诚相爱。”

白柳自惭形秽：“我这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，还有何脸面与你……”

“不，只要我们心心相印，何必定要云雨于飞。”红叶搂住白柳脖颈，“表兄，你就像堂堂正正的男人那样亲吻我吧！”

“我！”白柳动情地把唇印上她的粉腮。

总管太监来，冲散了他们的幽会。以后，只要他二人一接近，就会立刻有人冲散，红叶明白了，这是宋太宗从中做梗，她也愈加坚定了为白柳守节的决心。歌、舞、唱，甚至伴酒红叶都尽心服侍太宗皇帝，但就是不与太宗同寝。弄得太宗对她欲杀不忍，欲舍不能。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和环境之中，彼此相安地又过了几年。

今年正月，宋太宗侄儿长宁侯赵德隆病逝，辽国闻讯派来使者吊祭。礼仪过后，辽使返国前日，宋太宗在宫中便殿召见。随从勿答呈上辽圣宗给宋太宗礼物的礼单。太监接过，交与侍立的红叶宣读。计有：刻丝花罗透背御衣五袭，紫青貂鼠翻披五件，涂金银装箱，金龙水晶带，金银龙凤鞍，云龙红锦杖，黄桦皮缠弓，獐角龙头箭，以及榛栗、松子、郁李子、楞梨、野猪、鹿腊诸品。

宋太宗面带微笑：“贵国如此厚赠，足见情深谊长。”

辽使答曰：“我国皇上与太后，命小臣传信，愿与宋国永结和好，睦邻相安，互不犯扰。”

“此言正合朕意，刀兵相见只能两败俱伤，和平共存彼此相安。”宋太宗又说，“为表朕之诚意，回赠贵国薄礼一份。”

宋太宗口谕，红叶亲笔书写礼单：金质酒食茶具三十七件，锦衣五袭，金玉带两条，乌皮靴二量，红牙笙笛，拍板，金花银器三十件，法酒三十壶，的乳茶十斤，岳麓茶五斤，盐蜜枣三十罐，干果二十笼，杂彩二千匹。

辽使跪拜接受礼单：“谢宋主。”

“贵使不辞苦，长途跋涉，为两国修好，往来奔波，诚乃有功于两国黎民，朕为表心意，特赐，”宋太宗不假思索说出，“金

漆银冠，皂罗毡冠，金环玉带，乌皮靴，银器二百两，彩帛二百匹。”

辽使叩谢：“宋主万岁万万岁！”

宋太宗看看勿答：“随从副使亦同样辛劳，特赐皂纱折上巾，金带，象笏，银器一百两，彩帛一百匹。”

勿答也只有叩谢受赏。

最后宋太宗再次表示：“愿贵使返国向太后、辽主奏明，只要贵国不动刀兵，我方决不首先挑起边衅……”

侍立的红叶心想，明明宋太宗业已部署好大举犯辽准备，却在口口声声侈谈和平，偏偏辽使毫无察觉，看光景是相信了宋国的和平诚意，这一来辽国不是要吃亏吗？

会见结束后，红叶抽身离开太宗找到了白柳：“表兄，宋国即将大举伐辽，而辽国尚蒙在鼓中，你设法暗中去见辽使，告知宋国这一阴谋。”

白柳感到为难和胆怯：“班荆馆有人看守，不易进入，万一被发觉，我可就没命了。”

红叶不觉正色说：“难道你忘了义父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？难道你忘了我们与宋主的血海深仇？”

“我何曾忘记？”白柳嗫嚅地说。

“表兄，去报个信吧。”红叶又柔声细语地劝他，“为了辽国不再有青年男女被掳入宋国，沦为你我的境地，你一定要去。”

白柳犹豫着答应下来。入夜前他混出宫门，摸到班荆馆附近。但见明亮的纱灯下，两名禁军持枪站立，全神贯注地守着太门。白柳足足等了半个时辰，依然毫无机会进入驿馆。正当他绝望地准备离开，却见勿答从班荆馆走出来向东行去。此刻

她真恨不能肋生双翅，飞到北国辽帮，向义父韩德让当面倾述宋国的阴谋。

冷宫门打开，潘美以袖掩鼻步入：“红叶，你要死要活？”

红叶无语反抗。

“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。”潘美命随从太监，“带她走。”

红叶被带到安魂殿，这是宫中停放太监宫女尸身之处，带自己到此为何呢？红叶怔怔地想。

潘美推她进入里间：“你仔细看。”

尸床上卧具尸体，太监掀开白布，露出白柳的头部。

“啊！表哥？”红叶大吃一惊。

“不错，正是白柳，如今他已做地狱之鬼，你也该绝了念头了。”

“表哥！”红叶扑到白柳尸体上号啕大哭。

太监将她拖到外间。潘美耐着性子说：“红叶，万岁对你一往情深，你所犯弥天大罪全都宽恕，并要册你为贵妃，这可是一步登天哪！”

“他赵光义不怕我再度谋害吗？”

“白柳已死，你该为自己的一生着想。”

“我情愿追随表哥同赴九泉。”

“你不后悔？”

“宁死我也不去陪伴豺狼。”

“好吧，万岁早已料到你会如此，也预先颁旨要成全你殉情。”潘美唤太监，“拿来。”

太监手捧漆木托盘，上置一杯酒送至红叶面前。“红叶，”潘美现出一丝狡黠的笑，“这是鸩酒一杯，饮下便可魂归地府。

了！”

宋太宗抱住她：“何苦呢，你业已破身，就是死也不是清白之身，徒死何益呢？”

“赵光义，你害死我表兄白柳，我决不与你善罢甘休！”

“你又错了，其实白柳未死，他昨日也是饮了蒙汗酒。”宋太宗威胁道，“你若老老实实服侍我，便可保住白柳性命，如若不然，我定将白柳碎尸万段！”

红叶焉了，自己业已失身，何苦再害表兄性命呢？莫不如忍辱偷生，以使表兄得以生存：“你，你真的不再加害白柳？”

“有道是君无戏言。”

红叶微微垂下头：“我情愿以身体换得表兄安生。”

宋太宗笑了，他胜利了，猎物终于到手。可是他怎知，此刻红叶心中在暗暗发恨：赵光义呀赵光义，老虎尚有打盹时，早晚叫你命丧我手！

转，“但太后身为国母，理应以国事为重。大不该仅因一己之欲未能满足，便数日不朝，以致贻误军情。倘为此招致我契丹国战败，太后就是千古罪人！”

“你！”这番话使萧太后大为震怒。

耶律斜轸匆匆进宫报急：“太后，宋军十万由曹彬统领，进犯我国，已侵占新城。”

萧太后只是微微一笑：“知道了。”

“太后，”韩德让仍然冒死进言，“你不能无动于衷呀！我军六千为敌所败，曹彬业已攻占固安。”

“哀家知道了。”萧太后还是不动声色。

这时，北院宣慰使蒲领也气喘吁吁入宫：“太后，十万火急军情，宋将田重进侵犯岐沟关，我军浴血苦战，怎奈寡不敌众，易州已经失守，敌锋指向涿源，气焰甚为嚣张，乞太后快做主张。”

萧太后又是一笑：“知道了。”

韩德让、耶律斜轸、蒲领三人不约而同再次谏奏：“太后，宜速发大兵遏制宋军攻势，否则契丹危矣！”

萧太后还是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三人仍欲进言，附马都尉萧继远又汗透衣衫来到：“太后大事不好！”

“慌什么，”萧太后现出不悦，“有话慢慢启奏。”

萧继远稳定一下：“太后，敌曹彬部将李继宣强渡涿水，猛攻涿州，我大将贺斯率精兵数千增援，中其埋伏，全军溃败，贺斯被敌擒获，只恐涿州不保。”

“哎呀！”斜轸不觉惊叫出声，“若涿州一失，幽州便无屏

障，敌人乘势长驱直入，南京析津府怕是首当其冲了！”

萧太后不发一言，稳如泰山。

众人正焦急万分，林牙谋鲁姑几乎是跑步奔上殿堂：“太后，刚刚接到战报，涿州业已失守！”

蒲领双手一摊：“糟了！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“还有更坏的消息，”谋鲁姑喘息一下又说：“潘美、杨业兵出西径，锐不可挡，雁门口激战我军大败，我环州守将赵彦辛竟背主举城降宋，杨业之子杨延昭已进围朔州。太后，再不发大兵，国将不保！”

“太后！”韩德让、斜轸等一齐跪倒。

岂料，萧太后竟笑出声来，缓缓站起，脱口赞道：“好！”

以斜轸之精明都觉不解：“太后为何发笑叫好？”

“总算等到这一天了。”萧太后敛容正色对大家说：“众卿，哀家此次的方略是后发制人。”

萧继远、蒲领同问：“臣等蒙昧，望太后明教。”

“此番宋军进犯非比寻常，不能轻视。宋王经七年准备，兵精粮足，志在报当年失败之仇，意在灭亡我国，五路兵马皆由名将率领，又统由宋王指挥，锐气正盛，因之，尽管哀家已知其进军路线，却不派兵设伏或死战拒之。”

韩德让忍不住插嘴问：“太后认定红叶第二次传出的情报有伪？”

“自然。”萧太后对韩德让倩笑一下，似乎是对那四十禁棍的报偿。“你以为我这几天只是愠气吗？现在可以告知众卿，这些日子我无时不在掌握前线的战况，并向前线发出谕旨。哀家命令前方许败不许胜，佯装无备，使宋王以为我相信了假情